



风流 太监

刘显栋 著

■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风 流 太 监

刘显栋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太监/刘显栋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5

ISBN 7-80094-497-2

I. 风…

Ⅱ. 刘…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32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72 千字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14.80 元

内 容 简 介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后，万历皇帝朱翊钧将内宫中的宦官陆续派往全国各地开矿、征税，并赋予他们可以挟制地方官吏的特权。御马监奉御陈奉被派往湖广，开府武昌。陈奉到武昌后，横征暴敛，敲诈勒索，造成商旅断绝，集镇罢市，民不聊生的萧条局面。且又借口开矿，掘坟拆屋，搞得天怒人怨。陈奉虽是阉人，却有强烈的性变态心理，大肆掳掠少妇少女，供他淫乐，又听信江湖术士谎言，相信吞服大量未足月胎儿脑髓后，可以使男性生殖器重生，遂命人将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掳入税监府，剖腹取胎，吸食胎儿脑髓，致使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百余名孕妇惨遭杀害。同时，陈奉的爪牙也仗势抢劫抄家，侮辱妇女。三镇百姓忍无可忍，在王朝威、沈希孟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掀起三次驱逐陈奉的群众运动，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但陈奉在皇帝的支持下，使百姓们屡遭失败，其气焰更加嚣张。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三镇百姓近十万人奋起反抗，火烧巡抚衙门，攻破税监府，将陈奉的爪牙十六人扔入了长江。万历皇帝在三镇百姓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召还陈奉，并将湖广巡抚支可大撤职。

目 录

楔 子	(1)
一 丁字街头税差如狼	(5)
二 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18)
三 仗义惩恶牛刀小试	(26)
四 挟嫌诬告张冠李戴	(34)
五 抄家搜身妇女受辱	(46)
六 痛打税差群情激愤	(58)
七 围攻税府血溅街头	(70)
八 邪药秘方梦振男风	(83)
九 武昌奇案孕妇失踪	(91)
十 拯救孕妇虎口拔牙	(101)
十一 阳奉阴违走狗争宠	(118)
十二 张网抓鱼守株待兔	(129)
十三 大宴宾客杀人放火	(144)
十四 醉心功名训子无方	(156)
十五 各逞心计勾心斗角	(171)
十六 人各有志分道扬镳	(181)
十七 开心取乐行淫孕妇	(190)
十八 乐极生悲税府喋血	(203)
十九 软硬兼施武威叛变	(214)
二十 双杰蒙难英雄孤胆	(222)

二十一	群雄会议设计救人	(235)
二十二	大闹税府奇峰突起	(247)
二十三	宦官受屈皇帝伤心	(263)
二十四	皇帝无信耍赖悔旨	(275)
二十五	火烧抚衙再围税府	(286)
二十六	爪牙毕命首恶漏网	(296)
二十七	主子翻脸奴才反噬	(306)
二十八	日现青天夜露峥嵘	(321)
二十九	暗度陈仓元凶返巢	(337)

楔子

在中国，抽鸦片上瘾的人，被称为“大烟鬼”。

中国最早的大烟鬼是一个皇帝——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十岁登极，总共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朱翊钧有三大嗜好。

第一就是抽大烟。早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英国人就诱使印度农民大量种植罂粟，以所收果浆制成鸦片，偷偷输入中国。朱翊钧的心腹宦官们便将鸦片带进内宫，让朱翊钧尝新，朱翊钧一尝就上了瘾。

第二是贪色。男色、女色都贪，从万历二十七年后，他就不再上朝了，日以继夜地窝在内宫抽鸦片，玩女人。

第三是贪财。史称“神宗好货”，就是说他贪财。

在封建王朝中，朕即国家，当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怎么还会贪财呢？这却是有原因的。

封建王朝的收入全靠赋税，而支出主要有三大项，一是兵饷，二是官员们的俸禄，三是宫廷的开支。一般来说，历朝历代最大的一项开支是兵饷，最小的一项是宫廷消费。但在朱翊钧当政期间却是倒过来的，最大的一项开支是宫廷消费。

万历六年，户部在年终发布的统计数目是：全国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余户，人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余人。全年收入

折银三百五十五万两，支出折银三百八十余万两，财政赤字二十余万两。

万历二十七年，朱翊钧为了给他的儿子们筹办婚事，传旨命户部备银两千四百万两，仅就这一项，需得全国六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同时，努尔哈赤崛起北方，倭寇又经常骚扰东南沿海，还不得不增加军费开支，万历初，仅拨款修建大同城墙就花去了二十六万二千两。

越来越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越来越奢侈的挥霍，使朱翊钧伤透了脑筋，到哪里去弄钱呢？

朱翊钧的心腹宦官们给他出了两个捞钱的馊主意：

一是开矿，宦官们哄骗朱翊钧说，在全国各地的地下面，还有好多金矿和银矿没有开发出来，只要派得力的人去抓紧开采，那就会有花用不尽的黄金白银。

二是征税，宦官们调唆说，地方官府都不可靠，如果皇帝直接派心腹人到全国各地去征税，财政收入便可成倍地增加。

朱翊钧对这两个馊主意大为赞赏，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他就将自己身边的心腹宦官们陆续派往各地开矿征税。

捧旨出朝，地动山摇。那些久住内宫的大小宦官们，如同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饥虎饿狼，扑向全国各地，大肆搜刮。拿征税来说，那名目之繁多，花样之翻新，旷绝古今。不仅做生意的要交税，做工种田也得交税，就连人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全要交税；不仅养鸡、鸭、猫、狗要交税，添置农具、工具甚至家产器具也得交税。盖房子安门楣要交门楣税，老人拄拐杖要交拐杖税，寡妇改嫁要交改嫁税，不改嫁有了相好的则要交快活税。

开矿也开得奇特，专挑有钱的大户人家住宅和祖坟开矿，宦官们用手一指，说是房屋下面或祖坟底下有金银矿，要动手拆屋挖坟。直到那富户拿出大批金银珠宝，将宦官们的荷包塞满了，矿税

宦官认为已敲诈得差不多了，“矿”已开采出来了，方才罢手。不然，便命他们的帮凶狗腿立即动手，拆人家的房子，挖人家的祖坟。

像这样征税、开矿闹腾了几年后，全国被搅得乌烟瘴气，满目疮痍，兵连祸接，怨声载道。不少史学家认为，与其说明朝是亡于崇祯，倒不如说是亡于万历，有的干脆指出明朝是亡于“矿税”。这么说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却也不无道理。

国家的存亡，老百姓的死活，朱翊钧是一概不管的，只是一门心思地支持他派到各地的税监矿监替他捞钱。对于他手下的官员，无论是文是武，不管在朝或在野，凡是帮他捞钱的就是好官，他就传旨褒奖提拔；凡是反对他捞钱，特别是反对他的矿税政策的，他就要严惩不贷！轻则降级削职，重则下狱甚至处死。朱翊钧派往全国各地的矿、税监宦官，全都成了当地的太上皇，从知县知府到布、按、巡抚大员，谁如果得罪了税监宦官，税监宦官只要向皇帝奏上一本，谁就得倒楣。几年的时间，因税监宦官告状而被撤职查办的中央及地方官员有好几百人。

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实在忍无可忍，多次愤而上疏，力陈矿税政策祸国殃民。朱翊钧立即“龙颜震怒”，竟在圣旨中破口大骂道：“包见捷这畜，本当拿问重治，姑从轻降一级调任用。”皇帝在堂皇圣旨中骂大臣是畜牲，实属罕闻。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二十七年的三年中，各地税监矿监宦官，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何止千万两，但进奉到朝廷的不到十分之一，仅有白银八十余万两，这远远不够朱翊钧挥霍所需。他为了更多的搜刮钱财，又陆续放出一批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

二十七年初，朱翊钧收到了两份奏折，一份是总旗甲敏所奏，说是湖广漏税逾万，而地方官府姑息不问，同时，兴国州地下金矿、银矿及铜矿十分丰富，却无人开采。另一份是百户仇世亨所奏，说是已发现湖广兴国州境内，有不少前朝宰相名臣的墓葬，估计墓葬内的金银珠宝多得难以数计。

朱翊钧见有财可发,立即传旨:“着御马监奉御陈奉,偕原奏甲敏、仇世亨往荆州征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灾星降临湖广武昌。

一 丁字街头 税差如狼

武昌府丁字街口,算不上繁华,只可说热闹,这里没有高大气派的酒楼店铺,也没有绮丽迷人的秦楼楚馆,而零售摊点,比比皆是;大叫小卖之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小商贩云集之地。

九月天气,不冷不热,往年这个时候,丁字街口是人头攒动,喧闹如潮,今年却冷清多了。

为了养家糊口的小商贩们,还是到丁字街口头来,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些小商贩们做生意并不安神,边做生意边东张西望,稍有风吹草动就一片惊慌。

正街口有一家茶馆,茶馆老板姓王,名贵田,老伴张氏,老俩口只有一个儿子叫王冬生。儿媳赵金凤已有四个多月的身孕,王贵田盼孙心切,生怕儿媳动了胎,凡事都不准儿媳动手,只要她好好休息。

王贵田祖传几代都在此开茶馆,他为人厚道,待人和气,买卖公平,所以生意十分兴隆。天气热时,喝茶的人多,便在大门外搭盖起凉棚,在棚下摆下四张八仙桌。王贵田在少了儿媳这个帮手后,雇请了本家侄儿王志当堂倌。另外,还雇请一个名叫赵奎的精壮小伙子负责挑水。

这天上午,小商贩们开始云集到丁字街口头,这里又开始热闹起来。这时有两个年轻力壮的后生,挑着两大担劈柴,走进了场内。走在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粗壮,连鬓络腮的黑胡须,黑红的脸膛,

看模样有三十多岁。走在后面的一个，年纪较轻，身材中等偏高，体形匀称，面容端正，眉目清秀，看上去顶多二十出头。两人将劈柴往地上一放，摘下草帽扇起凉来。

“糖炒板栗！又甜又香的糖炒板栗呀！”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轮起一把大铁铲，一边炒动着一口大铁锅内紫红诱人的大板栗，一边大声吆喝着。

“陆老伯，这是货真价实的罗田大板栗，是不是带一斤回去给你那宝贝女儿尝尝新？”炒板栗的中年对一位在他旁边卖灯草的花白胡须、花白头发的老头带笑说道。

“刘老板，你莫拿我穷老汉穷开心，我就是将这捆灯草全卖完了，赚的钱也不够一斤板栗钱。”

陆老汉说的是大实话，卖灯草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生意，虽说家家清油灯里都少不了灯草，但只需买一两文钱的灯草，就能用个把月。就算有一百个顾客光顾陆老汉，也只是一两百文的生意。

炒板栗的老板姓刘，名正举，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三十六七岁了，还没有娶老婆，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单身一人，一人饱全家饱。他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人长得五大三粗，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却从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寒冬腊月他挑炭卖，开了春他又改卖蔬菜，六月天气热他卖西瓜水果，九月十月则炒板栗，烤红薯。钱倒是赚了一些，可是随赚随花，从无积蓄。今年开春不久，汉阳有两个无赖听说刘正举有手上存不住的毛病，两人一合计，弄了一套假发，一个装老婆，一个充老公，等候在刘正举回家必经的路上，一见刘正举露了头，两人就撕打了起来，“老公”拳打脚踢，打得“老婆”嗷嗷直叫唤。刘正举赶忙上前拦住那“老公”问原因，那“老公”气愤愤地道：“我好不容易才在亲戚家里借来两吊钱，叫这个贱婆娘上街买米，家里老的小的饿着肚子等米下锅，她倒好，把两吊钱全丢了！反正饿死也是死，倒不如先打死这婆娘算了！”说罢拳拳又要动手。刘正举忙用手拦住，又解开自己的搭裤，里面连本带利

有两吊多钱，他全拿出来给了那个假老公。事后有人将真相告诉了他，他也只是笑笑道：“算了！算了！只当是老子花钱看了一场戏！”

也正因为刘正举如此为人，人缘关系极好，在丁字街口做买卖的小商小贩都信服他，亲热地称他“大刘”。

这时，他乐呵呵地用大锅铲敲着锅沿道：“陆老伯，人穷又不开心，那活着还有什么味道？待会儿你灯草卖完了，我送你一包糖炒板栗。”

“算了！算了！我说大刘，说正经的，你也老大不小的，也该积蓄点钱，成个家了。”

“积蓄点钱？怎么积蓄？以前还行，自从陈奉那只阉鸡来了后，税监府里的那些混账王八蛋，三天两头来收税，没完没了的，能填饱肚子不饿死就磕头谢恩了。啊！老伯，你看，那些混账东西又来了。”

陆老汉转头一看，三个头戴尖帽的税监府的税差由东进了丁字街。

“老伯，你再往西边看看。”

陆老汉往西一看，哟！又有四个税差正在横眉怒目地向小商贩们收税。

“唉！现在越来越邪门了，无论干什么都要交税，向官府交了税，还得向税监府再交一次，简直是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啊！”

“老伯！说话小声点，您这话要是让税监府的人听到了，那还得了！”

“屎！”陆老汉人老火气不小：“那帮该死的东西总有一天要遭报应，火烧雷劈！”

“陆老头，你说哪个火烧雷劈呀？”

刘正举只注意到由东西两头进街的税差，没料到不知从何处又突然冒出三个税差来。他抬头一看，问话的这名税差认得，此人

姓宋名达，原来是丁字街一带有名的地痞混混，现在混进了税监府当差，比原来神气多了。

“啊！原来是宋差哥啊！”刘正举赔笑道：“宋差哥的耳朵怎么出毛病了，你听错了，陆老伯刚才才是说要买我的糖炒板栗。”

宋达冷冷一笑道：“大刘，你少管闲事，老子的耳朵一点毛病也没有，一点也没有听错。陆老头，你刚才是在发牢骚，咒骂咱们税监府吧！”

陆老汉哼了哼，转过头去不理他。

“你不承认也不行的，不过这事咱们先往后放放，你还没有交税吧？”

“交税？”陆老汉抬起头来道：“你们收税还有完没完？”

“有完，你不卖灯草了，也就完了。”

“这么说我天天卖就得天天交税？”

“对了！”

“你这不是存心不要我做生意了吗？”

“做不做生意那是你的事，你只要还在做，就得交税。”

“你要我交多少？”

“本来，你只需交五十文也就可以了，但你咒骂税监府公差，应当受罚，看在你年老糊涂的份上，总共交三百文吧！”

“什么？三百文？”陆老汉瞪大了眼睛：“我一天也卖不出一两百文钱来，这点灯草连本带利也不到三百文哪！”

“连本带利是多少我不管，你只是说你交是不交？”

陆老汉气极了，咬牙道：“姓宋的！你这是不要人活了哇！你就不怕作恶太过遭报应？”

宋达冷笑道：“遭什么报应？火烧雷劈是不是？陆老头！老子告诉你，这三百文钱你今天要是不交，老子就带你去税监府，到那时你就后悔莫及了！”

“姓宋的，你刚才说我要是不卖灯草了，你也就不收税了，是不

是？”

“是的。”

“那好！”陆老汉拿出火镰，打着火，往灯草上一伸。

刘正举忙站起身来阻止：“陆老伯，你……”

那灯草是极易燃烧之物，火焰一飘，呼的一声，一堆白净的灯草立即变成了一堆灰烬。

陆老汉站起身来，恨恨地道：“姓宋的，从今往后我再不卖灯草了，也不做生意了，你也再找不上我了。”

“对！我宋某人是再也找不上你了，可是你得先交清了那三百文钱才行。”

“什么？我还得交税？我已经不做生意了呀？”

“你做不做生意，那是以后的事，但你欠下的税款和罚金还得交，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我现在没钱！”

“没钱就跟我去趟税监府。”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回家了！”陆老汉说罢转身就走。

宋达对站在一旁的两个税差道：“拦住他，给我捆起来，押回税监府！”

两个税差正要动手，刘正举放下大锅铲走了过来。

“宋差哥！”刘正举拱手赔笑道：“都是街邻街坊，何必那么认真呢？这么着吧，那三百文钱算在我的头上，你就放陆老伯一马吧！”

“那好！看在你的份上，老子放他一马，但那三百文钱得由你交了。”

“行！我交！我交！”

陆老汉叫道：“大刘！我的事你别管，他姓宋的凭什么要我交三百文？要钱我没有，要老命我倒有一条。”

宋达火了：“好你个不识抬举的陆老头！老子今天要是治不了你，这个税差还当得下去吗？动手！给我捆起来！今天任是天王

老子地王爷讲情都不行!”

“慢点!我讲情也不行吗?”

宋达抬头一看,挺起的胸立即凹了下去,赶紧拱手赔笑道:“大哥,是您呀?”

来的这个人,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瘦高的个头,刀削的脸儿,皮包着骨头,估量用针尖都剔不出四两肉来,下巴上稀稀朗朗的老鼠胡须,几颗黄金大板牙露于唇外。别看此人其貌不扬,现在可是个势大气粗,连地方官府都惹不起的人物。

此人姓刘,名元良,原本是丁字街一带的混混头目,他有三个结拜兄弟,他是老大,宋达是老三,还有个老二,名叫薛免,现在正带着税差由东头进街收税。刘元良有个妹妹叫刘巧珍,长相同刘元良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丑状元,一个是美花魁。陈奉到武昌开矿征税,锦衣卫千户韦昌亮带着八名锦衣校卫护随陈奉,成了陈奉的副手。韦昌亮是个色中饿狼,看中了刘巧珍,刘元良为了巴结韦昌亮,做主将妹妹送给了韦昌亮作妾。韦昌亮立即将这位妹夫推荐给了陈奉,陈奉看在韦昌亮的份上,委派刘元良为参随,分管武昌府征税。刘元良当了税监参随,他的两个拜弟薛免和宋达,自然也就成了税监府内的小头目了。

刘元良同他姐夫韦昌亮差不多,也有寡人之疾,他已有妻室,又早就看中了陆老汉的女儿陆玉玲。陆玉玲的容貌不仅比刘巧珍更胜一筹,而且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刘巧珍轻佻妖艳,陆玉玲却是美丽端庄。

宋达见是他拜兄兼顶头上司到了,赶紧赔笑道:“大哥,您是天王老子的老子,地王爷的爷,您讲情当然没说的。”

老二薛免不知何时也凑拢来了,他一笑道:

“老三,你知道你要捆起来的这个老汉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小弟只知他姓陆,名良,陆老头,卖灯草的。”

“老三,还有一点你或许不知道,这个陆老汉,说不定有一天会

成为天王老子的老子的老丈人哩！”

“啊！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呀！”宋达赶紧走到陆老汉身边，躬下身施了一礼道：“陆大爷，不知者不为罪，小侄给你赔礼了！”

陆老汉冷哼了一声，板着脸不予理睬。

宋达赔笑道：“陆大爷，陆大伯，小侄不知我大哥已相中了你那个宝贝女儿，不然，借我十个胆也不敢冒犯你老人家呀！陆大伯，只要您老认了我大哥这个女婿，不仅再不用做生意交税了，我看在武昌府，保管无人敢在你老面前说句重话儿。大哥，你说小弟说的对不对？”

刘元良笑了笑：“三弟，你这话虽说过于抬举愚兄，但也不假，一旦陆大伯的千金进了愚兄家门，有谁胆敢欺侮愚兄的老泰山，老子就将他的脑壳拧下来当球踢！”

陆老汉再也忍耐不住了，恨恨道：“呀呸！放屁！我的女儿就是嫁鸡嫁狗，也不会嫁给你们这样的混账东西！”

刘元良脸上变了颜色：“陆老头，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我不知好歹？我人老眼不花，好人坏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几个狗仗人势，为非作歹，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宋达立即加上一句：“大哥，他刚才还说咱们会遭火烧雷劈。”

刘元良因多次派人上门提亲，都遭到陆老汉的严辞拒绝，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这次更是如同火上浇油，他恶狠狠地道：

“好一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竟敢当街辱骂朝廷税差，打！给我狠狠地打！”

刘元良第一个“打”字出口，宋达已经抢步到了陆老汉身边，第二个“打”字还未出口，他已飞起一脚将陆老汉踢了个仰面朝天。宋达再朝前一步，正要抬脚再踢，一个人影一晃，已拦到了宋达面前。

宋达抬头一看，喝道：“刘正举！你少管闲事！”

刘正举沉声道：“宋达，你也太过份了吧！”